

〔保〕伊凡·伐佐夫等

著

余志和

译

下  
保加利亚  
中短篇小说集

Български  
повести и  
разкази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保〕伊凡·伐佐夫等——著

余志和——译

译

保加利亚<sup>下</sup>  
中短篇小说集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埃林·彼林

埃林·彼林(Елин Пелин, 1877—1949)生于索非亚郊区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从小受到进步文艺的影响,中学时开始发表作品,后辍学在故乡当教师。曾创办《乡村漫谈》杂志,并担任《保加利亚人》《向日葵》杂志编辑。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成为军事记者。1926至1944年任伊凡·伐佐夫博物馆馆长。1940年成为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作品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其中有短篇小说集《夏日》《修道院坡下的葡萄园》《我,你,他》《鹤巢》《黑玫瑰》,中篇小说《格拉克一家》《土地》等。外国文学出版社曾于1980年出版由陈文笈、魏振东根据俄文合译的《埃林·彼林选集》。

## 割草人

迷人的夏夜降临大地，凉爽，清新。广袤的色雷斯平原<sup>①</sup>隐入黑暗，仿佛在青蛙和蚩蚩单调的鸣叫声中躲藏起来，放心休息。星汉灿烂，四周寂然，安闲恬静。大地深情地敞开胸膛，陶醉在愉快之中。

承载着太多苦难的马里查河<sup>②</sup>浑浊的河水静静流淌，慵懒地拍打着栽满垂柳和爆竹柳丛的黑魇魇的河岸。一股股潮湿的冷气不断从河流神秘的深底冒出河面。

在靠近河流的草场上，一个男人清亮的嗓音骤然响起，又倏忽沉寂。

“安——德——烈，安——德——烈！”

“来啦，来——啦！”远处有人回应。

过不一会儿，一堆篝火燃了起来。火舌似在跳舞。无边的黑暗吞噬着微弱的火光，火堆四周人影憧憧。这五个农民肩扛长把大镰，从东北部老远的扎戈拉地区来到色雷斯平原找活干，因为这儿的草料成熟得早。

干巴瘦弱的小伙子拉佐靠火堆坐着，时不时拨弄拨弄柴火。

---

① 色雷斯平原，指保加利亚中南部平原。

② 马里查河，保加利亚境内最大的河流，长约 250 公里，其下游是希腊和土耳其的界河。

其余四人裹着斗篷，疲乏地斜躺在火堆旁边，瞅着忽闪忽闪的火苗，不发一言。他们之中最年长的男人约莫五十岁，他把袖子撩到胳膊上，用他青筋突起的铁青色胳膊肘托着脑袋，一边吸烟，一边沉思默想。躺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名叫勃拉戈拉什，他动来动去，想用他短短的斗篷裹住双脚。蓬乱的浅黄色胡子盖住了他半拉脸，两道浓眉下面闪动着一双狡猾而机敏的眼睛。

“勃拉戈拉什，哑巴啦？讲个故事吧。”拉佐对他说道，往火堆里添了些干柴，然后躺了下来。

勃拉戈拉什用五个指头梳理梳理蜷缩在他面前的白毛哈巴狗，挪动挪动身子，开口说道：“很久很久以前，某个王国里住着一位公主……她长得很美，很美，简直盖世无双！她的长发拖在身后，金灿灿的，好似一条用丝绸铺就的河流。她的眼珠就像黑夜这般乌黑闪亮。不管是谁，只要被她瞅上一眼，肯定就神魂颠倒，宁愿为她去死。”

“哎呀呀！”拉佐惊叹道。

“瞎吹！”其他人也开口说话。

“太假。”拉佐改口说。

勃拉戈拉什盯了拉佐一眼。

“这是神话，好小子！”

“胡说八道……瞎编！”拉佐轻声反驳说，怯生生地瞅了瞅黑咕隆咚的草场。在离这儿几步远的地方，一头毛驴的黑影在柳丛中悄悄移动。

“这是神话，懂吗？”勃拉戈拉什斩钉截铁地说，“干吗非要当真？是不是非得跟你讲讲，打个比方说，讲讲托多尔爷爷的破裤子？要不然，就讲讲老神父油乎乎的法冠？或者讲讲咱们这些穷光蛋背着干粮，扛着镰刀，走了整整一个礼拜，才来到色雷斯平原

割草？伙计，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可你想听这些令人作呕的真人真事吗？”

“你讲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对我有啥用呢？”拉佐回答说。

“虽说稀奇古怪，可是好听！你听着听着就会入迷……你瞧，你会信以为真，陶醉其中，想入非非。就因为这个，世间才有神话，人们才编出神话。歌曲也是这样……使你忘掉真情，活得像一个人。”

勃拉戈拉什还在滔滔不绝地往下说：

“要知道，这个公主是一团烈火！她嫁给三个王子，三个王子都在新婚之夜死在她的手里——闷死在她的发浪里……她像女妖那样狂吻他们，像蝰蛇那样从他们嘴里吸血，吸出鲜红的血，然后吞进肚里……”

最后几个字，勃拉戈拉什简直就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听起来特别刺耳，就像把一柄尖刀插入人的心脏。听者的回应是声声惊叫。他们的胸腔中持续发出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拉佐一拳砸在地上，叹息道：

“这个妖精！”

其他人听得出神，不让拉佐插嘴。

“后来呢？”拉佐又兴致勃勃地问道。

“还有啥可讲的呢？”勃拉戈拉什平静地说。

“妖精！”拉佐又叹了一口气，“喂，勃拉戈拉什，要我说，我宁愿这样死去，真的愿意。”

“你吗？这样死去？我看未必。”拉佐的同伴中有人说着，拨弄了一下火堆，笑出声来。“你那彭卡也是一头金发，可你还活着。”

“我的彭卡是另一码事……她……”

“所以说，你就撂下她，跑到这儿来啦！……你真狠，伙计！结婚不到一个月，你就腻味啦，丢下她。”斯塔莫一直心事重重，直到现在才开口说话。

他目光严厉，表情呆板。火光映照在他的脸上，就像映照在石头上一样。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

“这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拉佐的声音低得让人听不明白。

“她也有自己的事情，就是另寻新欢——要是还没有找到的话。”斯塔莫又说。

“我不相信。”拉佐有些惶恐不安，心中顿生疑团。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火炭吐出的最后一点微弱的火苗，瞬间熄灭。远处先是传来犹如子弹穿透身体时发出的凄厉的叫声，接着又有什么声响升上天穹，再沉入马里查河难以捉摸的河水之中。几个割草人愕然若失，相互使着眼色，似在发问。勃拉戈拉什神经兮兮地举起一个指头，侧耳细听，过了好一阵才说：

“猫头鹰。”

小毛驴受了惊，它脖子上的小铃铛在柳丛里不安地发出沉闷的响声。哈巴狗蓦地跃起，冲着黑夜一阵狂吠。寂静的夜晚变得神秘莫测，令人胆战。

拉佐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就叹气吧，小伙子，是该叹气！……把小媳妇丢在家里！”勃拉戈拉什狡黠地戏弄道，然后又改成讲故事的口吻：

“伙计们，年轻人热血沸腾！要是那些被小伙子丢下的小媳妇表现不忠，那毫不奇怪！……你们可知道米萨伊尔修士在剃了胡子，摘下法冠后，都说了些啥吗？——他说，‘我可以拿掉我头上的东西，可我掏不出心想的事情。’人心可恶，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对彭卡来说,此事不难。她有一些老情人。”斯塔莫说着,伸了伸懒腰。

“她本来就不咋样。”又有人挑逗说。

拉佐又心惊胆战地望了望黑沉沉的大地。斯塔莫硬邦邦的话语直击他心。

火焰熄灭,周围黑乎乎一片。谁都不再说话。一颗流星划破夜空。

“又有一个穷人归天啦。”拉佐嘟囔道。

“是一个小媳妇背叛啦。”勃拉戈拉什不动声色地吐出这句话,随即问道:

“拉佐呀,你听过关于不忠的媳妇斯托扬尼查这首歌吗?她可不是神话故事里的那个妖精。要不要我唱给你听?”

“随你的便。你们这些蠢货!”拉佐说。

黑夜里即刻响起了一种浑厚、柔美、颤抖的声音——忧伤动人的歌声。这歌词犹如绚丽芬芳的鲜花,编成了一个花环。这些鲜花又一朵一朵地连缀起来,无限痛楚地汇成一股音响的细流,述说着斯托扬不忠的媳妇的故事。

年轻的士兵斯托扬在出发的前一天才成婚。他吩咐他漂亮的妻子说,要是她真的爱他,就不要到古尔古尔的井台打水。谁知斯托扬刚一离家,斯托扬尼查就开始思念她爱过的小伙子古尔古尔。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在耳朵上别了一朵鲜花,肩挑两个镀锡的水壶,到那可恶的井台打水去了。

……小伙子古尔古尔在那儿碰上了她,  
年轻人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



勃拉戈拉什的歌声戛然而止。他稍稍抬起身子，问道：

“拉佐，喜欢这首歌吗？”

拉佐没有回答。

“睡吧。”勃拉戈拉什说着，用胳膊肘支着身子。

“要么在睡，要么在哭。”斯塔莫说。

“我要是他，早走啦，真是的。”勃拉戈拉什讥笑道。

拉佐躺在草场上，心事重重。同伙们的嘲弄像尖细的钢针刺进他的心脏，使他愁肠寸断。他猛然感到，那些玩笑有可能是真的。彭卡确实爱他，但是，离别太久，人会变心……她会说，你刚娶我，就让我独守空房，于是……歌中唱的那个忧伤的故事使他想起了本村的事情。那儿也有一眼水井——它隐藏在村边茂密的树林里。他的彭卡朝朝暮暮都要到那儿打水……拉佐重重地吐出一口闷气。

夜深了，周围的一切进入梦乡。小毛驴脖子上的铃铛不再叮当作响。白毛哈巴狗缩成一团，在火苗十分微弱的火堆旁安详地入睡了。

马里查河墨一样的河水静静地拍打着沉入梦境的河岸，模模糊糊地向黑夜讲述着种种神话传说。

割草人一个接一个打起鼾来。篝火熄灭。

只有拉佐睡不着觉。同伴们的玩笑折磨着他年轻的心，他想象中的图景一幅比一幅更令他难受。他的思绪被拉回到村子里，拉回到彭卡身边。他看见了彭卡苗条而灵活的腰肢，看见了她雪花般白嫩的皮肤。她面带愁容，伫立门口，凝望着那条在田野里曲折蜿蜒、通向远方的尘土飞扬的道路。拉佐沿着这条路走了，把她丢下了。把她丢下了，只为挣钱……日子艰难，有啥办法！明天一大早她就会起床，像鹿那样敏捷，然后去井台打水……

她兴许会在那儿碰到……唉，肯定碰到那个人！那家伙在跳圆圈舞时，总是死乞白赖地纠缠彭卡。那家伙鲁莽，什么都干得出来……至于彭卡……终归是个女人啊——谁会相信一个女人！

你瞧，阴暗的树林中隐藏着一眼水井，绿叶丛中出现了彭卡那张漂亮的脸蛋，一只男人的手在她脸上摸来摸去……另一个男人的手……

拉佐一惊，跳了起来。

“我还待在这儿干啥？”想着想着，他披上了斗篷。

夜，寂然无声。只有蝈蝈在轻轻奏鸣：彭卡，彭卡，彭卡……

清晨，当曙光把割草人唤醒时，他们发现，拉佐已经不在他们中间。

## 水磨坊边

上了年纪的磨坊主乌格林老汉再次把水槽和水槽下面水花飞溅的支架仔细察看了一遍,发现水槽已经腐朽,长满苔藓。随后,他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挪到门边,有气无力地坐下来休息。他的一条腿已经骨折,这短短的几步路使他疼痛难忍。老汉的喉咙发出喑哑的呻吟声,他扯下帽子,靠在墙上。

“唉,我要残废啦,哼……这风烛残年!”

太阳落下西边远方蓝幽幽的群山。最后一抹血红色的晚霞慢慢消融在深邃的、蔚蓝的、无边的暮色中。夏日的酷热散去了,大地上轻拂着傍晚的凉风。田野的某处隐约传来收割庄稼的人们忧伤的歌声,这歌声直达天际,然后消失。夜色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笼罩了大地。天穹上一颗接一颗地露出了明亮的星星。青蛙在附近的水洼里鼓腮鸣叫。在这美妙的静悄悄的夜晚,它们激昂的合唱似在抚慰心灵,使人沉入幻想。割麦人的欢声笑语在磨坊上方,在通往村庄的道路上沉寂下来了,河边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响起了节奏明快的铃铛声。

水磨坊的轰鸣似乎令人心悸。

乌格林老汉打了几下火石,点着烟斗,猛一使劲,想站起来,但病腿使他未能如愿。

“米列娜……米列娜……你钻到哪儿去啦?”他略显不安地喊

道，两眼盯着沉沉黑夜。

“我在这儿哩，”磨坊后面的菜地里传来一个女人清脆的声音，“就在这儿，在这儿。”

“喂，快回家，时候不早啦！”老汉催促道。

“哎，让我浇点水……菜都干死啦！”米列娜回答说。

铃铛声很有节奏，越来越近，然后在紧靠菜地的路上停了下来。烟卷的火光在黑夜中忽闪忽闪。米列娜直起身子，战战兢兢地瞅着前面。

篱笆旁边——树枝的黑影里站着一个人，而在他身旁，一头驮着东西的小毛驴安静地在荆棘上蹭痒。

“晚上好，米列娜！”黑暗中传来一个年轻人某种极低的胆怯的声音。

米列娜的身子微微发抖。她打着赤脚，卷着袖子，一条白头巾拢住了她金黄色的乱发。她站在菜园中，活像一个仙女。

“你好啊，斯维伦！”她回话时有点腼腆，想要溜走。

“这么晚啦，还浇水呀。”斯维伦又说。

米列娜收住脚步。

“天哪，天哪！”她心里嘀咕，没有回答。

“你到哪儿去了，都干些啥？咱们好久没有见面啦。”斯维伦又大着胆子说。

“哎，这你知道——干活哩。”米列娜羞羞答答地说。

“干吗出嫁后，你就不大出门？”

“出门干啥？”

“唉，干啥……谁知道呢？看得出来，你待在家里……守着斯托扬，更舒坦些！”斯维伦讥讽她说。

米列娜没有回答。她从身边的垂柳上折下一枝柳条，低着头，

一张张地扯下枝上的叶子。

“你会习惯的！……人心会变！”斯维伦又说。

他把身子靠在篱笆上，抽着烟。小毛驴安安静静、老实实在地挨他站着。

米列娜仍然气冲冲地撕扯着柳枝上的叶子，无言以对。她觉得，斯维伦的这些话刺痛了她。她想对他说，他想错啦。她心跳加剧，感到有啥可怕的东西堵在胸口，想吐出来。她的眼睛里饱含泪水，这些泪水仿佛就要像冰雹那样滚落地上。

“没啥——世道就是这样！世道就是这样——没心没肺……兴许这样更好。”斯维伦慢腾腾地继续说道，“爱一个，嫁一个，反正是过日子……出卖自己，反正是过日子……只要自己舒服就行。”

“斯维伦，不要这样说，因为你知道是谁……”米列娜嗫嚅道。

“你说啥？”

“你知道这是谁……造成的，不要怪我。”她又低声说了一遍。

“你说啥！靠我近点，看把你吓成这样！”

“我要回家，我爹有病……我今天把婆婆一个人留在家里，来看我爹。”说着，米列娜愕然若失地靠了过去。

“哎，你这样做，大家不会责备你吗？”

“无所谓……我不能因为有人责备就不管我爹……”

斯维伦不说话了。

“你呀，斯维伦，过得咋样？”

“我吗？……我很好。活着，干活，喝点小酒……快乐、疯闹的斯维伦，你认识的那个斯维伦——死啦。你现在看见的是另外一个斯维伦——愁眉不展、一无是处、喜欢酗酒的斯维伦。”斯维伦回答说，猛吸了一口烟。

微弱的火光照出他那张淡褐色的圆脸和一对蓝眼睛。米列娜觉得，他还像许多年前她热恋着他时那般漂亮。她觉得，他没有说真话。

“你还是你，还是你！”米列娜轻声责备他说，“还是老样子……我听说，你跟昆卡·波波娃……”

“我还是舍不得你！”斯维伦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觉得，我难以忘掉你，可你把我……你们这些女人呀，不长记性。”

他声音颤抖。

“斯维伦，你别这么说！……你知道吗，我是多么……我想……我仍然多么爱你……”

她泣不成声，双手捂着脸。

斯维伦的手伸到篱笆那边，把她的一只手从脸上拽了下来。

“小声点！别哭！”他温柔地说，“我见不得你哭。你说，你还爱我。这只会使我痛苦……这种愚蠢的爱情……老是偷偷摸摸。唉……都是白搭！……得啦，哭啥！咱们好久才见一回面，你却要哭！”

“斯维伦，斯维伦！……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你不知道！”米列娜抽泣起来，“你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哎，别说啦，别说啦！”

斯维伦把米列娜拉近自己，用他那只强壮的男人的手搂住她苗条的腰部。她贴在他的身上。又像过去那样，他们的嘴唇凑在一起了，可是，现在接吻是一种罪过啊。

柳树静静地低声耳语。水磨坊发出沉闷的响声。在浅蓝色的天穹上，一颗颗星紧紧挨着，不停地眨着眼睛。

水磨坊那边传来老汉微弱的声音：

“米列娜……米列娜！孩子，你在哪儿啊？”

米列娜哆嗦一下。

“来啦，来啦！”她高声回答，“唉，斯维伦，我想过好多次——天哪，干吗不能在哪个地方见见面，聊聊天呢！”

“未必然，光是聊天吗？”

“还要咋办呢？”

“哎，你说吧……我听着……”

“唉，斯维伦，你真是的！干吗不结婚？我觉着，要是你结了婚，我就不会这么难受，就不会想你……就会习惯同那些人过日子……可我现在恨他们！是呀，昧着良心！”米列娜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温顺的小毛驴的额头，而小毛驴安静地、亲昵地瞅着她。

“马尔科，马尔科！”她对小毛驴说，“我可爱的灰色小毛驴，你可不要声张……你呀，你这笨家伙，多少次啦，你是我们的见证人！”

斯维伦笑了起来。

米列娜神思远驰。

老汉又慢声细气地喊道：

“米列娜！……孩子！”

“哎，来啦！”米列娜高声回答，随后又说，“干吗现在喊我？让他等一等……啊，斯维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爱我，可我……斯托扬这人不错，像只小蜜蜂……我有时揍他，他哭得像个孩子，不还嘴……可我还是恨他……说不定我就为这恨他……你呢，疯疯癫癫，真坏，不过……”

“我们没有共同生活的福分，才变成这个样子！”斯维伦叹了一口气。

“这是你的错，你的错，斯维伦！”

“有错的是贫穷！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寄人篱下……总

当长工，当长工，为别人做牛做马……我不能糟蹋你的青春，毁了你的生活……我昼思夜想……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要是你爱我爱得更深，你就会拿定主意。”

“又是老一套！……今后也还会责备我的……”

老汉还在呼唤：

“米列娜！”

柳树后面爆发出一阵干咳声。

“来啦，来啦！”

“等一等。”斯维伦说。

“斯维伦，放开我吧，求求你，太晚啦……”

“别，别，等一等！”

于是，斯维伦从篱笆外面跳了进去。

一颗挨一颗的星星静静地在天上眨着眼睛。垂柳高高的黑影窃窃私语。水磨坊不停地发出沉闷的声音。

“米列娜。”老汉又喊起来，“米列娜，你钻到哪儿去啦？”他开始生气了，可谁也没有回应他。

过了一些时候，通往村子的路上又有节奏地响起了铜铃声。一个男人柔和的歌声打破寂静，在夜空中神秘回荡：

哎哟哟，我的青春岁月，  
无声无息地溜走啦！……

婉转的歌声深沉、忧郁、孤独，然后静息。



## 安德雷什科

“咱们会早早赶到，先生，天黑以前赶到。唉，那就是村子——嘿——就在小树林下边！看见了吗？翻过那个岗子，矮矮的岗子，咱们差不多就到啦。”

年轻的车夫一扬鞭子，神气活现地向两匹瘦马厉声喝道：

“嗒儿——唉……嗒儿，爷们儿！”

马车的四个轮子在乡间小道上高高地溅起泥水。磨损了的车架在被雨水泡软的凄凉的荒原上，发出嘎吱嘎吱的沉闷响声。车夫又吆喝一声，挪挪身子，稳稳地坐在小木箱上，把厚斗篷潮乎乎的风雨帽掀到脑后，漫不经心地哼起歌子来。

“小伙子，说说你叫什么名字！”车上裹着狼皮袄的胖家伙问道。

年轻人仍旧哼着歌子。

“唉，小伙子！”先生嗓音沙哑，高声喊道。

“啥事啊？”年轻人转过头来。

“名字，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安德雷什科。”

“啊……安德雷什科……你，你，你太狡猾！现在一个个都成了滑头。你们这些农民呀，不老实，只知道骗人，耍小聪明……装蒜！我在法庭上见过他们……装得像只小绵羊，傻傻的，可实际上